

隨軍西征記

隨軍西征記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著者 廉 臣

經售者 生活書店

新知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漢）版初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隨軍西征記

我國共產勢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爲中國的一強大力量。當赤軍初起時，本係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朱毛赤軍原係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時朱德率領之葉挺賀龍殘部及毛澤東率領之湘南農民軍會合而成，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年來蔣委員長親身督勦，步兵築碉，滿擬一鼓殲滅之，不料朱毛早見及此，於去年十月中突圍西走，由湘粵邊而入黔，逗留於黔川滇三省一時期，最後竟冒險突過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爲長江上游，河寬水急）而入川，與川北徐向前會合。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將愈難抑止矣。

記者向業醫，服務於中央軍者四年，前年隨中央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坡之役，被俘於赤軍。被俘之初，自思決無生還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區後方之瑞金後，因我係軍醫，押於赤軍衛生部，赤軍衛生部長賀誠親自談話，當時因赤軍中軍醫甚少，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係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會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後，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赤軍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亦曾屢為診病，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我第一次為毛澤東與朱德診病時，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

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中央軍已佔興國，赤軍即突圍西行，我也被携同走。這次行軍，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義府休息十餘日，以及渡過金沙江後在會理縣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終日行軍。由江西而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而轉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跡幾遍大江以南，歷時八月餘，約計行程一萬二千里，歷盡無數高山大川，而與徐向前會合。我以文弱之軀，經此磨折而今日還能生還，自慶更生。但同時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長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許多夢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衛生部長賀誠派往懋（功）寶（興）遊擊大隊當軍醫，出沒於兩縣之山地。某日晨川軍來攻，我被川軍衝散，身存之現洋二十餘元均被民團搜去。後幸遇川軍五旅之軍醫蔣君係昔年同學，得其幫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慶而搭輪回家。合家歡敘，幾如夢中。

此次赤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閬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

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赤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自五月到九月招集了赤軍新兵將近十萬人，當我與林何二醫生（何亦係張輝讚部之被俘者）於八月被派至軍事工業局（赤軍各軍需工廠之管理機關）衛生所時，見兵工廠、被服廠等各有數千工人，日夜作工，狀極忙碌。以後，九月間在紅色中華報（赤區中央政府機關報）登載張聞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員會主席）之文章，微露赤軍有拋棄江西而到赤區以外之圍剿軍事力量空虛地區活動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隊伍，均行西走矣。朱毛破圍之時，除了在江西留有小部隊外，所率領退出江西之赤軍人馬兵佚，將及十三四萬。共黨要人幾全體隨軍。各縣共黨中下級幹部之隨軍者有萬人，並有婦女幹部一二百人，均腰懸短槍，腳穿草鞋隨軍出走。此輩娘子軍，均係身體強壯，健步如飛者，常在衛生部招呼傷病兵，有時竟能充佚子拾傷病兵。

赤軍分兩路渡過信豐河後（一路由信豐北之王母渡，一路擊退信豐東南之古陂新田粵軍），即在南康大庾兩縣之間渡過漳水，突過贛州南雄之汽車路。在古陂新田及

贛雄汽車路上，粵軍本築有碉堡，並有守軍，但寡不敵衆，聞風遠逸。由此國軍年來包圍贛省赤軍之第一道碉堡線，全被衝破。沿途碉堡，均被赤軍及當地冤恨國軍守碉兵士之平日強賒硬買之居民拆燬。碉堡係用以進攻及封鎖赤軍者，常築於汽車路之兩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巔。碉堡以石及磚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連堡及營堡。平日守軍居於堡內，有步槍機關槍之槍洞，可以向外射擊，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門，遇有赤軍進攻，守碉兵士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此種碉堡對赤軍軍事行動，妨害甚大，故赤軍須拆燬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對居民不守紀律，故赤軍一至，居民亦起而拆燬碉堡。赤軍一出封鎖線，如虎添翼，即猛撲湘粵邊之汝城（湘境）城口（粵之仁化北），漸即佔領城口，粵軍之軍用煤油幾千箱及大批彈藥均被赤軍奪去。粵軍在城口與湘南汝城桂東相連之碉堡線（即國軍第二封鎖線）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燬。此時赤軍銳不可當，中央軍遠在湘贛邊，粵軍只圖自保，湘軍則何能獨力抵禦，且早已聞風遠走，故赤軍未曾抵抗即佔領宜章城，通過粵漢路之汽

車線（此爲國軍之第三道封鎖線），照例拆燬碉堡。前鋒卽佔領臨武，嘉禾，藍山。此時湘軍李云杰部從甯遠南下，擬在天堂圩附江攔擊赤軍，豈知在天堂圩反被赤軍包圍，全部擊潰，狼狽北退，赤軍又獲鎗彈不少。此時也，赤軍勢如破竹，分兩路，一出道州，一出江華永明，城市悉被佔領，卽全部渡過瀟水。中央軍及湘軍此時跟蹤追剿，已無能爲，僅派少數部隊，尾隨赤軍監視。而薛岳周渾元入湘軍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軍集中灌陽、興安，當時蔣委員長之計劃，擬以大兵攔阻赤軍渡江，並從北方驅逐赤軍入桂，使赤軍與桂軍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利，但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隱，故一方懼怕損失實力，同時並懼赤軍不能過江則必然停止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動，則薛周兩縱隊將尾隨赤軍之後，而深入廣西，桂省大權將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將興安桂軍，向南撤退，薛周及湘軍在全州單方出擊，絲毫不能阻止赤軍渡江，因此赤軍得平安無事渡過湘江，把沿湘江兩岸汽車路上之碉堡拆燬（此爲國軍第四道封鎖線），赤軍一出此四道封鎖線，如虎出柙，可

以東奔西突矣。微聞興安桂軍之撤退，係與赤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南京政府蔣委員長幾年來碉堡政策與勦共軍事，全部付之東流矣。

赤軍當時之喜悅，真是無以形容。赤軍政治部印編一歌曲，係用中國馬號進行曲舊譜，教赤軍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總衛生部之二百多個看護生（都是十五六歲者），天天高唱入雲，這一歌曲之詞句是表示赤軍之喜悅和對於蔣委員長之碉堡政策的譏笑。歌詞云：「共產黨領導真正確，人民擁護真真多，紅軍打仗真英勇，粉碎了××的烏龜壳（意即國軍之碉堡），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赤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於有軍事力量，而且深得民心。即如赤軍入湘南時，資興、郴州、宜章一帶，爲昔年朱毛久經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於路旁，觀者如堵。而且湘南各縣在幾年前，朱毛在此活動時，已有居民加入赤軍者。故此赤軍路過時，此輩赤軍之家屬，聞風早在路口探問其子姪還在赤軍否。

總衛生部之管理科長（如中央軍之司務長）即爲宜章之文明司人，當日路過文明司時其老母在路邊迎接，但隊伍休息十五分鐘即前進。管理科長向衛生部之主任參謀（當時衛生部爲一個梯隊）告假二小時，回家一次。當日按時歸隊，又帶了十一個農民來當赤軍，兩個當伙子（一個伙子以後即與我挑行李），又携來家製極甜之白酒（以米製的，遠優於江西所產）分給我等。

湘南農民之所以能受共黨宣傳者，半由於共黨之活動，半由於當地土豪劣紳平日欺壓農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時，當地土豪回鄉以後，以搜共爲名，敲榨貧民，因此農民以冤報冤。甚之貧民有如此痛恨者；據由管理科長代我招來之伙子云：「前幾天我們街上早在傳說紅軍要來了，我們村上前五年受那個李區長害的三十餘家，就祕密商量，暗中監視李區長的行動。前天朝晨團防退出文明司時，這三十餘家百餘男女即在離鎮二十餘里之某村中，捉獲李區長，前日上午十二點鐘即把李區長送到紅軍司令部。而且還領了一連紅軍去上山搜出團防的長短槍二十餘枝。現在這三十餘家有

王梅英

五十一個人都當紅軍了。」他又繼續說：「紅軍來了，我們窮人才有一口飯吃，不說別的，像我這樣當挑夫，每二天工錢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資安家。我家裏那兩個村子上前昨兩天即有八十八個人去當紅軍挑夫了。」湖南農民之相信共黨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處。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過湘江時，所過城鎮鄉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嘆勦共之不易矣。

赤軍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僅在於鄉村農民受到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穀米分給農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軍隊有紀律，朱毛赤軍中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我已記不清），確使赤軍兵士遵守。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鋪照常營業，而且莫不利市三倍。這一點我在中央軍中已服務多年，在鄉僻之區行軍或駐軍時，均未見過。而且因為對於中央銀行鈔票之行使，過去各省門戶之見特深，許多地方未設分行，當然不能兌現。故軍隊一到

時，僅憑該軍官長之一紙命令「按市通用」，而又無兌現機關，使商民對中行鈔票反生疑慮。特別是兵士不守紀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還有一事爲國民黨及國軍所無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軍路過宜章時，在粵漢鐵道（未築成，現在只通汽車）上有修路工人四百餘，內有幾個共產黨員，已祕密活動幾年。且內中有一學生，亦爲該黨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動者。赤軍來時，全數工人加入赤軍。當我路過該處時，正見修路工人在持槍上操，赤軍已派軍官去訓練，而該共黨學生作修路工幾年者已當政治委員（赤軍營以上都有政治委員，職權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講。此事深深使我憶起，國民黨北伐時，各處民衆響應，北伐軍勢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師。自國共分裂以後，像北伐時民衆響應之事，已消聲匿跡。反之，全國人心，大都失望。共黨份子如此埋頭苦幹，而返視國民黨員，則徒爭名利，何曾見他們當中有一個在東三省日本勢力下埋頭苦幹的人。我深感共黨自有其社會上根深蒂固之潛勢力，勦共與消滅共黨決難成功也。

赤軍渡過湘江之後，已使當時薛周兩軍與桂軍之迎頭攔阻完全失敗，而且尾追亦極困難。因為赤軍渡過湘江以後，即上西延山脈之越城嶺，山勢連綿，追剿軍無法包圍。赤軍之後衛節節抵抗，而赤軍前鋒即向湘黔邊西進。

赤軍之能够翻過越城嶺與西延山脈，而且在此山高入跡稀少之區，未受損失者，確是赤軍上至首領下至兵伕具有刻苦耐勞與其他各種優點，而這些都為國軍所不及者。

千 家 寺

西延山脈之高峯如老山界，確為我十幾年來第一次上過的高山。千家寺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總衛生部才抵千家寺，當時休息吃飯後，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戶，此時太陽西下，伕子，馬伕均忙於找火把，過一下天黑了，隊伍還是前進。可是因為隊伍中有些人沒有找到火把（因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裏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連的先頭走，簡直是走一步停一下。天氣又冷，風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聲如萬馬奔騰；人又疲

倦，可是不敢合眼，因為路太狹了，只有一海關尺闊的路。有一個看護生在行軍時，因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眠朦朧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滾入水溝裏去了。當時就命傳令兵執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樹根攀到水溝裏，可是那個看護生已經跌得不只滿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語了。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為走得慢，即使下午預備了火把的人，也已經把二三個火把燒光了，以後簡直前後看不見火把了。只有稀疏的看見幾個馬燈的燈光在走動。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步，停五十分鐘，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時期已經是次晨兩點鐘了。前面順序的傳下了司令員的口頭命令：「各連隊隨地靠路旁露營。各連火快到前面煮飯。」同時大家又順次序喊「向後傳」……。實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濕是乾的，大家就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單往身上一蓋就睡。人生再沒有比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兩分鐘已經鼻息呼呼的入睡鄉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號，起身，吃飯，並且各人還帶了午飯。據當地居民說，此地到

唐莊還有六十里，而上山還有四十里。

山實在太聳了，因此隊伍走不快。的確，空身上山還要腳酸氣喘，那些伙子還挑上三十五斤的擔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們總衛生部先頭走的是赤軍總政治部，而蘇維埃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徐特立等亦均與總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時與林徐路遇，當日上老山界時，我見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爲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會與孫中山先生共事，創辦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北伐時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在赤區所有財政均出其一手計劃，林年將六十，白髮童顏，身體甚健，在八月餘的行軍中，林只騎十八天馬，經常步行。徐特立爲教育部副部長，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年逾五十，赤軍離江西時，徐本有一馬，但半途因知傷兵缺乏驢馬，徐竟轉送給衛生部之傷兵，而其本人則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潔身自好，愈老愈壯之精神，誠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擬也。

老山界這個山也高得非常使人發急，到了一個山頂，只見前面只有一個高峯了，

不料上了那個高峯，前面還有一個高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氣和汗流夾背。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隱隱有留聲機的聲音，正唱着「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好賊……」一張片子唱完，又聽見一陣歌聲「同志們快起來拿刀槍，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要打倒帝國主義×××，要創造蘇維埃共和邦……」。原來是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着宣傳棚，爲鼓勵行軍，提起部隊的精神，使之忘却行軍之疲勞而設的。在宣傳棚旁邊的石頭上，拿粉筆寫着「同志們努力啊！還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頂了，『競賽一下，誰先上山頂。』經過宣傳棚的留聲機和唱歌，的確我們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們隊伍內的那些小看護生也唱起來了「……罵一聲×××你賣國的好賊……爲什麼投日本，你喪盡了良心。」這樣一唱，又到處引起唱着……『粉碎了×××的烏龜壳，我們真快樂……』唱了一陣以後，大家還是照着路向上走，這樣走了共有十二個高峯，才到山頂。當然到了山之最高頂，大家就興高彩烈，精神也興奮了。時候已經下午四時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終於走到了山頂。

從山頂到唐莊，名爲二十里，實在將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節黑路，當晚就到唐莊宿營。

八十里高的「老山界」，比之後來赤軍所過的高山看來當然不算高。但是赤軍在高山上的兩天兩晚的不斷的行軍，而沒有多少掉隊落伍的兵伕（衛生部的病員都到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實在是赤軍中兵伕的團結，同時在山上行軍中，赤軍政治部能設法以減少行軍疲勞及提起行軍精神，如用宣傳棚等等，這確是他們設想的週到。

赤軍在西延山脈週圍遭遇了極多困難。最重要困難之一，就是赤軍每到一處，全村全鎮房屋糧食統統燒了，究竟是誰燒的呢？開始老百姓傳說是赤軍燒的，但是事實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爲許多鎮市在赤軍未到前已在火燒了，這樣難道赤軍自造困難嗎？把房屋糧食統統燒光，豈非使赤軍自己無處住無處吃嗎？後來這個事情水落石出了，當赤軍駐廣南寨時（廣西龍勝縣之西北），我們總衛生部於次晨集合於廣南寨鎮